

大同

DATONG XINCHU
TANGLIAOJINYUAN ZHISHI XINJIE

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

殷宪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山西大同大学重点资助项目

大同新出

唐辽金元志石新解

殷宪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 / 殷宪著.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57-0549-2

I. ①大… II. ①殷… III. ①墓志—研究—大同市
IV. ①K877. 4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4710 号

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

著 者:殷 宪

责任编辑:任俊芳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http://si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太原市新华胶印厂

开 本:787mm×960mm

印 张:17.75

字 数:360 千字

印 数:1-1 200 册

版 次:2012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5457-0549-2

定 价: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将手头所藏唐及辽金元拓本、图版数十种公诸于世,这是我此生的一个夙愿。虽说直到年届“从心”、病残加身,方得将这组历史陈迹和千百年后的解析奉献在读者面前,但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此时的快愉是无可名状的。

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同地区近年出土的唐代墓志 20 多种。每种墓志都以“图版”、“录文”、“解说”及“书迹”四个目次加以陈述。这些志石,半数是大同市博物馆、市考古研究所所藏,其余则为本人收藏或搜集。这批古物既未见前人著录,也未经今人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工作算是一个小小的开局。在这部分,缀尾的《大同地区出土唐代墓志中的大同城》,是一篇旧作,为 2004 年本人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 8 届年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后收入 2006 年巴蜀书社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中。文章旨在利用大同地区新出土的唐代墓志中的新材料考述大同的得名及历史沿革,就中不无愚者之得。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我这些年搜集到的大同及周边地区的辽金元志石和墨拓,录入近 20 种,其中包括墓志、地券、庄账、经幢、塔铭等,有石刻,也有墨书。为文的程式与唐志部分大体相同。这部分志石多是不被人注意的小品,带有浓重的民间意味,它们的价值或许正在这里。而一些大件,像大同华严寺金大定二年(1162)的《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元至元十年(1273)的《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并序》,大普恩寺(善化寺)金皇统三年(1143)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俗谓“朱弁碑”)、灵丘觉山寺的辽碑,浑源元代《孙氏家族墓碑》以及华严寺和善化寺的辽代经幢等,学者已多有论述,故未予问津。近年出土并收藏于大同市文物部门的辽乾亨四年(982)《许从赞墓志》已见曹彦玲、王银田撰文考释,也未置喙。惟有辽太平十一年(1031)的《茹承海地券》虽未面世,但囿于体例,也苦于手头无拓本,也只好暂时放下。

21 世纪初,我收集到山西东南部的十几方唐代墓志以及数十件墨拓。今择其

中十六七种加以概述,在地域上这些东西似乎与《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的书名相去甚远,所以只能将其列为“附录”,放在全书的最后。

对于此书,我的为文原则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于所涉历史事件及志文书迹则不免要不惜笔墨地说细、说够,这自与本人的兴趣和学研方向不无关系。公开并解说大同地区新出志石,这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所以名之为“新解”。书中有较为清晰的图版,又有录文两相对照,复重之以志文考析和书法赏鉴,真可谓图文并茂了。这件事情能做成这个样子,不能不感谢大同市博物馆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不能不感谢张庆捷、王银田、曹臣明、刘俊喜、张志中、高峰诸位同仁及古玩界的朋友们,是他们提供了所藏墓志的拓本和照片。如果这本书的唐志部分没有馆藏一块,其单薄残缺和平淡无奇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因为做这样的事是第一次,无更多的前人成果可资借鉴,本人学力有限,更兼老残,聪敏不再,错谬之处一定会很多,敬祈方家及诸位读者教正。

2011年7月18日于古平城之半半堂

目 录

前 言	(一)
-----------	-----

大同新出唐志释读

开元二十四年(736)《盖义宽墓砖铭》	(三)
天宝七载(748)《梁秀墓志》	(六)
天宝九载(750)《尹嘉宾墓志》	(一一)
大历七年(772)《李仙及夫人墓志》	(一五)
贞元六年(790)《常崇俊墓志》	(二〇)
贞元九年(793)《李海清墓志》	(二四)
贞元九年(793)《武青墓志》	(二九)
贞元十四年(798)《李像恩墓志》	(三三)
永贞元年(805)《夫人薛氏墓志》	(三七)
元和四年(809)《崔峒墓志》	(三九)
元和六年(811)《李公墓志》	(五〇)
元和十年(815)《王液墓志》	(五七)
元和十二年(817)《李公夫人安氏墓志》	(六二)
长庆四年(824)《张山岸墓志》	(六五)
宝历二年(826)《李英华墓志》	(六九)
大和元年(827)《杜馆墓志》	(七三)
大和元年(827)《武言墓志》	(七九)
大和六年(832)《曹洽墓志》	(八三)

大中二年(848)《志贤父残志》	(九一)
咸通六年(865)《刘良信墓志》	(九三)
咸通十一年(870)《尹旺墓志》	(九七)
乾符三年(876)《李审妻殷氏墓志》	(一〇四)
乾宁五年(898)《张行本墓志》	(一〇八)
光化三年(900)《赵礼墓志》	(一一二)
天复元年(901)《石善达墓志》	(一一七)
大同地区出土唐代墓志中的大同城	(一二二)

辽金元石刻墨迹

统和二十年(1002)《李璘父墓志》	(一三五)
开泰五年(1016)《刘延贞庄账》及《刘重绍地菑》	(一四〇)
天眷元年(1138)《路宗道墓铭》	(一四六)
天德四年(1152)《刘忠坟碣墨书砖》	(一四九)
贞元三年(1155)《刘座主塔铭》	(一五二)
大定十三年(1173)《魏遵墓砖》	(一五七)
大定十六年(1176)《张彦墓志》	(一六〇)
大定二十一年(1181)《首座沙门皓英道信普通塔记》	(一六四)
明昌三年(1192)《张得墓铭》	(一六七)
明昌三年(1192)《虞希闵墓铭》	(一六九)
承安五年(1200)《德詮法师塔铭》	(一七一)
辽金《佛说大悲心陀罗尼》经幢	(一七五)
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德兴、王全墓陶志》	(一七八)
至元三十一年(1294)《陶书》	(一八一)
金朔州王氏三志考述	(一八三)

附 录

《唐故骁骑尉杜君墓志铭》·····	(一九七)
《初唐阎氏祖孙墓志二种》·····	(二〇一)
唐咸亨元年(670)《邢运墓志》·····	(二一〇)
初盛唐《毕度、毕德家族墓志》·····	(二一四)
唐代早期《张氏家族三志》·····	(二二二)
唐《赵懿、赵睿宗墓志》·····	(二三二)
唐陇西《李绪、李师墓志》·····	(二五二)
唐《王楚、王则墓志》·····	(二六一)
唐《徐氏夫人墓志》及其藩镇家族·····	(二六九)

大同新出唐志释读



这 20 余方唐代墓志，是我长期在大同所经见的。其中过半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有一部分是私家收藏，还有少数是见于大同一带的市井间，只获取了并不能令人满意的墨拓。这些墓志或多或少与唐代边塞历史、人物以及一些重大事件有关，它们对于研究和了解一千多年前大同地区的历史和沿革不无裨益。兹就每方墓志的内容及志文书迹分述如后。

开元二十四年(736)《盖义宽墓砖铭》

一、《盖义宽墓砖铭》

2002年夏,在大同市体育场古玩店收得唐代墨书砖志一方。砖长宽皆35.5厘米,厚6厘米。砖志表面虽阴刻字格,却是书而未刻。墨书凡10行,行8至9字,全文88字。墨色颇新,除末行水浸剥蚀,间有一二字积泥难辨外,余皆完好。

二、录文

维开元廿四年,岁次景子,十月丁未朔,十四日庚申,皇帝天人,朔州善阳县马邑乡平寇里故人盖义宽,年六十有四,生时福尽,归于地下。黄泉蒿里,权殡在朔州城北一里半,关津道路,所经处,到即敕过,不得停拥。千年万古,永为铭。

三、释读

此墨志成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岁次“景子”,丙子写作景子,在唐志中不足为奇,此为唐代之避讳字。唐高祖李渊之父,名李昺,亦作李昞,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故唐代正式文书和一些墓志中常避此讳。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开元二十四年岁次丙子无误,十月丁未朔,十四日庚申也丝毫不爽。

皇帝天人,即皇帝治下的人民,亦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之义,边民更应当有这种观念。此皇帝天人,就是墓主人盖义宽。同朔地区的盖姓,多来自道武帝拓跋珪平后燕、太武帝拓跋焘灭北燕之后的辽西、辽东之地。文成帝有一位妃子即任城王拓跋云的母亲是盖椒人,^①太和十六年(492)出于大同城东沙岭村的积弩将军盖天保墓砖的主人亦当为两辽人物之裔。^②唐代则有高丽大臣盖苏文(此人亦见古典小说《薛仁贵征东》中)。^③世居朔州善阳县马邑乡平寇里的盖义宽也可能是东来的两辽人物的胤绪。

朔州,据《旧唐书·地理志二》河东道条,“朔州,隋马邑县。武德四年,置朔州,

年十一月丁未朔
庚申皇帝天人之
陽縣馬邑鄉平
人善義實六十七
北見官作石下
不道略

领善阳、常宁二县。其年,省常宁县。天宝元年,改为马邑郡。乾元元年,复改为朔州。”《新唐书·地理志三》恰好是一种补充:“朔州马邑郡,本治善阳,建中中,节度使马燧徙治马邑,后复故治。县二。善阳,马邑。”^④从这两条资料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所设朔州,先治善阳,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朔州为马邑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复改为朔州,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节度使马燧徙州治于其东北十多里的马邑城。可见朔州城与善阳城同处一地,而马邑城却另有其处。开元年间为马邑乡,但平寇里已难觅其地了。

盖义宽,无功名,地方富户而已。他卒时六十四岁,当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一生历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和唐玄宗五世。此间朝廷的变乱和斗争,自不会为远处朔方的边民所能知觉,盛唐的强盛同样也难及于这样的边鄙之地。想来这位盖老先生,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怕是北入的突厥和南上的唐军将士,感受更深的一定是拉锯般的攻城略地所带来的惊乱和逃亡。平寇里,这处朔州城内或其左近的里坊,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杀戮的名称。

关于葬地,志文所记明白,“权殡在朔州城北一里半,关津道路”。这样的“黄泉蒿里”是真实无虚的葬地,也该是此志的出土地。而“所经处,到即敕过,不得停拥。千年万古,永为铭”,则是阴阳人的谶语了。

四、书迹

砖铭字体为楷书而体势方宽,点画则每见方头、磔尾,欲为隶书之势。此亦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隶书入碑的复古旗帜下的产物。其书迹中的复笔和描饰痕迹显而易见,可见古代志石的书丹者因考虑到后面还有一道镌刻工序,对字迹加以描饰是惯用的手段。此志显为民间书手所作,然则,作为一千多年前一件古人墨迹,实属难得,诚可宝之。

注:

①《魏书·任城王云传》:“以太妃盖氏薨,表求解任,显祖不许。”第462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②殷宪:《北魏盖天保墓砖及其书法》,《中国书法》2009年第6期,第102~105页。

③《旧唐书·太宗纪》,第54页,《旧唐书·高宗纪》,第90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④《旧唐书·地理志二》河东道条,第1487页。《新唐书·地理志三》,第1004页,中华书局,1975年。

天宝七载(748)《梁秀墓志》

一、《梁秀墓志》

此石 1986 年出土于大同市城东的曹夫楼,或说是马家小村,原物藏大同市博物馆。石长 53 厘米,宽 53 厘米,22 行,足行 22 字,除中下部有一椭圆形蚀痕造成七八字残泐外,余皆完好,可读者 444 字。是迄今为止在大同市所见年代最早的唐代墓志。此志撰者不入谀志之窠臼,可谓高标独立,连出新意。首先是开首议论,不仅用了人们常用的“兰熏以摧,玉缙而折”之类套语,而且有“夫捡身名节之地,励行仁义之圃”这样引人入胜自问自答的名言。议而不虚,与志主德行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是对逝者的行状描述从大处着眼,细处着笔。大处就是“捡身”、“励行”,就是“仁勇智决”,“谿交以信”;细处是对他生平事迹的描写,一程一程,要而无遗。尤其是对其临终前的描摹更是细致入微,从发病到昏蹶再到绝气,催人泪下。再次是善于用典,如“标特百夫”,“设弧于左”,“发轳河洛,学剑燕代”,“琴心酒德”,“寸禄斗储”,“属纆以俟”,“坠车而心醉”,“言冒垂堂”,“二竖有协于膏肓”,“十龟空嗟于旁午”等等,典而不涩,喻而至当。在修饰上则调动了对比的手法,如“标特百夫而不得其死,春风正时而朝露溢至”等,再就是铭词的华赡工稳,都是值得称道的。梁秀墓志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关于边塞风情和边民生活的描述,这是在其他志石和文章中少见的。短短文字将边民们以国事为要着,以御侮为天职,善于驰射,无所畏惧的性格应述尽述,而于春日踩青,军民同欢的描绘更是令人意足情怡。

二、录文

唐故定襄郡定襄府果毅都尉安定梁君墓志铭并序

夫捡身名节之地,励行仁义之圃。标特百夫,忠信十室。又不得其死,然者何?吾知兰熏以摧,玉缙而折,有是已。公讳秀,字定秀,其先安定乌氏人也。晋大夫益徽列

夫撫身名節之地勵行仁義之圖猗特百夫忠信十室又
不得其死然者何吾知簡廉以推玉鎮而折有是已公諱
秀字之秀其先安定烏氏人也晉大夫蓋微列乎前漢將
軍統克紹于後即其裔也公驕外成童風神迥駿嘗謂生
而沒於左示有四方公事弱冠遂茂初河洛學劍燕代
相六郡之風士注三軍之耳目物無不可首官于石碯鎮
時與功偕俄將于安平府尋而校定襄府果殺都尉公仁
勇智決敦詩閱禮沛文以信出言有章挹其守者肅拔入
其門者雲峙琴心酒德而無阻寸祿汁儲而
者寢處於云矣此邦之人雖樂仕境
疏鈞駢撤沒杆弦掌附者斗之二擦
洵乎霽意遲暖陽和地外廣場度平層城直啓武人三陌
而雖躍駿馬千蹄而驟鋪公志樓高霞臨混流革倏尔終
凱奄然覽臨綿綿盈晨屈纏以役雖楚人墜車而心醉終
賓黨升較以魂復春風正時朝露溼多嗚呼哀哉享年若
干即以其載月日宿于新城之東原禮也哀非夢得二堅
有惕於膏肓豈事鈞來十龜宜嗟於夢年銘曰
皇穹莫究于胡仁而輔言言垂堂兮日中見杲矧不好
弄兮寔一佳斯若十朋執紼兮元原相出
孫子孀妻子

乎前，汉将军统克绍于后，即其裔也。公羈尹成童，风神通骏，尝谓生而设弧于左，示有四方公事。弱冠遂发轫河洛，学剑燕代。相六郡之风土，注三军之耳目，物无不可。首官于石岭镇，时与功偕。俄将于安平府，寻而授定襄府果毅都尉。公仁勇智决，敦诗阅礼。帝交以信，出言有章。挹其宇者雾披，入其门者云峙。琴心酒德而无阻，寸禄斗储而□弊。故显道者寝处于公矣。此邦之人，实维御侮。境被□□，势吞林胡。佩纯钩，驰灭没。扞弦掌拊者三之二，撩羯□街者日之一。泊乎霁景迟暖，阳和兆分；广场底平，层城直启。武人三陌而距跃，骏马千蹄而骤蹕。公志栖高寝，迹混流革。倏尔发飢，奄然毙蹕。绵绵盈晨，属纆以俟。虽楚人坠车而心醉，纵宾党升轂以魂复。春风正时，朝露溘至。呜呼哀哉，享年若干，即以其载月日殡于新城之东原，礼也。灾非梦得，二竖有协于膏肓，丧事朋来，十龟空嗟于旁午。铭曰：皇穹莫究兮，胡仁而辅？言冒垂堂兮，日中见料。矧不好弄兮，奄罹斯苦。十朋执紼兮，九原相土。弱子孀妻兮，悲云泣雨。

大宝七载岁次戊子三月壬申朔廿五日丙申

三、释读

志首的议论：此志开笔先发一通议论，“夫捡身名节之地，励行仁义之圃。标特百夫，忠信十室。又不得其死，然者何？吾知兰熏以摧，玉缜而折，有是已。”大意是说墓主梁君，重捡身、行仁义，标特百夫。何谓标特，晋袁宏在《后汉纪》中说，李膺其人“风格秀整，高自标特”，^①其义是高标独特，异于常人。故而能够在千门万户中卓然独立。但是此人虽然把捡身视为“名节之地”，励行当成“仁义之圃”，近乎尽善尽美了，却又不得其寿，其中的原因何在？答案是“兰熏以摧，玉缜而折”。熏是香味，浓郁的香气；缜是细致、缜密、细密的纹理、质地。一句话，兰花过香，容易凋谢，玉质太细，容易折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不长命。梁君就是这样。

墓主人的籍里：梁秀的祖先是“安定乌氏人”。安定即今甘肃定西县一带，乌氏在今甘肃平凉县境。志文说，梁姓的代表人物有春秋的晋大夫梁益、东汉的武威太守梁统。籍里、姓氏高攀名郡著姓，这是古代撰写墓志的惯伎，不过北魏京畿地区的梁姓确实与太武帝平统万（今陕北横山）赫连夏、沮渠北凉（今甘肃张掖）时东迁的凉州人士有关。如始光三年（426），北魏袭统万“徙万余家而还”，始光四年“虏（赫连）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擒“秦雍人士数千人”；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太平真君二年（441）又“获沮渠天周、臧嗟、屈德，男女四千口”。此外还确有“宕昌羌酋梁瑾慈遣使内附”等梁姓

人物迁来的记载。2008年大同城南发现一座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的壁画墓,室内就有“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安乐子梁拔胡之墓”的题记。^②

墓主人生平及唐代大同的建置和沿革:梁公自小聪慧,“羈卯成童”。卯是古时小儿上翘的双角辫,喻幼年。“设弧于左”,古时生男,于门左悬弓,生女门右挂巾。设弧于左,喻少年有志。梁秀方成年便修文于河洛,学武于燕代,“相六郡之风土”,这是取六郡多壮士之古义;“注三军之耳目”,则喻梁秀专注军中运筹之策。初从军于太原以北的石岭关,继而为将,守安平府(今河北安平县)。接着做了定襄府果毅都尉。定襄府,《新唐书·地理志二》河东道条说:“云州,隋马邑郡之云内县界恒安镇也。武德四年,平刘武周。六年,置北恒州。七年,州废。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永淳元年,为贼所破,因废,乃移百姓于朔州。开元二十年,复为云州。天宝元年,改为云中郡。乾元元年,复为云州。”^③是知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从朔州的北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移云州和定襄县至平城,自此平城改称云州,治定襄县。唐高宗永淳元年(682)云州陷入突厥,直到开元二十年(732)其地才收复并重置州县。此时的县已改为云中县,但《梁秀志》不仅仍称定襄,且称定襄府,这种称谓实为首见,或史有失记之笔。府是军事单位之名,即诸军折冲府。史载,“河东节度使,其统有大同、横塞、崑崙三军,云州守捉使属焉”。“垂拱中,以千二百人为上府,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定襄府或是大同军、云州守捉使(后改为防御使)的别称。诸折冲都尉府(上府)有正四品上的折冲都尉一人,从五品上的左、右果毅都尉一人。^④又据《旧唐书·职官志一》,上府果毅都尉为从第五品下阶,中府果毅都尉为正六品上阶。^⑤管云、蔚、朔三州的大同军自在上府之上,梁秀的品秩应为从五品下阶。他身为武职,而耽于诗书礼乐,文质彬彬,君子人也。所以入其门者“云峙”,造其宇者“雾披”,这是说他的人气和交往。“琴心酒德而无阻,寸禄斗储而口弊”,则是说他的风流倜傥,不为名利所羁。

边风民气的记述:此志有一段是关于边塞景物和民气的生动描写:志文说塞上之人,以御侮为务。境披烽烟的特殊环境,养成了他们气吞胡虏的豪迈情怀。牧民无大无小,无强无弱,都是利剑在腰,弓弦在手。但每逢战事间隙,特别是雪化春萌之时,大家都分享着和煦阳光的抚慰,在一平如砥的草原上骑马奔驰,在街市帐幕间游猎。不仅是边民,也包括守边将士,无不乐而忘忧,就连果毅都尉梁公也会混杂在欢快的人群中,脚踏着芳草,享受着人生的乐趣。

墓主临终情况:从“倏尔发飢,奄然毙踣”看,墓主梁秀的病是突发的。整个早上都处于昏迷状态,家人用细丝盖在口鼻上试着、怕着,不愿看到的一幕终归到来,